

### 照亮 Art Tech 前路 (一)

「藝術科技」(Art Tech)一詞去年首次出現於施政報告之中，引發各界議論。前有來自官方言論「創新科技的文化中心，會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藝壇的地位」，盛讚 Art Tech 在港大有可為；後有業界直指「本地人才豐富，唯硬件配套與投資欠奉」，在供給與需求的落差之中表達訴求。話題展開半年有餘，採用最新技術和設備的東九龍文化中心正如火如荼建設中，亞洲首個大型 Art Tech 體驗展 Digital Art Fair Asia (DAFA) 亦即將於9月30日登陸香港。時至今日，Art Tech 在香港的發展狀況究竟如何？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了部分業界人士，涵蓋戲劇、音樂、舞蹈等多個領域，聽他們對 Art Tech 各抒己見，共同為 Art Tech 在港發展釐清方向。

# Art Tech 有得做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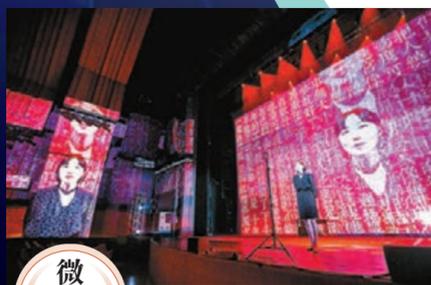
## 發展之前 先談變革

Art Tech 的定義很簡單，藝術結合科技的例子多不勝數；Art Tech 的寓意又很複雜，它不僅涵蓋某些作品，更是影響着整個社會生態，滲透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場疫情，加速本地各界對於 Art Tech 發展的關注，而在場館興建、設備購置、線上演出的蓬勃背面，仍然埋藏着隱憂——若不能跳出固有的以活動或製作為主導的「香港模式」，從基建、空間、教育及觀念轉變等各類別全面提升，Art Tech 的發展只會流於表面，難以發生質變。

●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、朱慧恩、張岳悅  
圖片由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提供



●《爛大鼓》



●《說唱張愛玲》



### 疫起上線，疫後下線？

談起 Art Tech，線上演出是不可迴避的話題。疫情衝擊加乘互聯網發展，使線上直播、線上收看的議題擺上枱面。藝文界憂心此舉會影響民眾走進劇場的意願，亦堅信線上收看無法取代現場觀看的體驗。當演出場地陸續開放，線上內容又該何去何從？胡恩威認為，劇情及演員介紹、演出解說等線上內容，可以作為學習平台，供觀眾觀劇前後閱讀，亦為劇團節省印刷場刊的開支。「線上演出好像一塊新的畫布，大家都在嘗試和摸索，但無論直播還是錄影，也都需要實體劇場的基建和改革去支持，節目模式也需要重新安排。香港應建多一些小劇場，拉近觀眾與演員的距離，劇場也可囊括咖啡廳、茶館等其他設施，使觀眾的經驗不止局限於劇場本身，而是成為一種生活習慣。」

麥國輝則表示，疫情改變劇場生態，而其責年輕

人的觀賞習慣早已改變，線上觀賞已經成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劇團也應考慮線上觀眾的需求，「我們曾討論過，有沒有可能令觀眾戴着 VR 眼鏡在屏幕前觀看演出，或者配合 AR 在手機上看到更多的內容；會不會加入通過熒幕才能看到的特別元素，使現場和線上的觀眾分別看到不同版本的演出效果，成為一種互補關係。這將成為未來演出的發展趨勢，我知道現在有些場館會提供攝影機供團體使用，其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做，也需要更多的配套設施，但現時我們還沒有預算去研發。」



●胡恩威



●《心經即是巴哈》的現場裝置，利用四面鏡面與燈光設計，創造沉浸式體驗。

追溯 Art Tech 的歷史，說短猶長，當收音機和音響器材將音樂帶入千家萬戶，當電視和電影加速劇場及茶館中節目的普及，當燈光和揚聲器影響舞台的設計布置，每一個時代的技術躍進都在藝術上留下獨特印記。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，Art Tech 結合最新科技，為表演藝術帶來嶄新面貌之餘，亦變革人們的感觀體驗。對此，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聯合藝術總監胡恩威深有體會，他認為 Art Tech 的發展從側面反映，人類科技文明的進展正影響着我們每個人的文化生活和消費模式，「正如未有書本之前，人們要學習背誦，印刷術的發明解放了人類大腦，當科技替代了枯燥的工作，這也給了藝術家機會。」他鄭重地說：「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臨界點，未來藝術設施和節目的組成必須要重新界定。」

### 基建未成，談何發展？

Art Tech 將影響整個社會生態，其基建工程應如城市鋪設電網及水管般自然，基建未成，談何發展？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：「正在興建的東九龍文化中心，將採用最新的技術和設備，為舞台製作提供全方位的電腦裝置，配合『沉浸實境』技術和『沉浸式』視聽系統，把中心發展成為先進的藝術文化場地。」新文化中心將於兩年後落成，現有演出場地的新設備已在陸續購置中，未來可期。但胡恩威所擔憂的卻是，香港對 Art Tech 的推廣依然停留在搞展覽和活動的表層階段，而不是從整體布局出發，從藝術政策的改革開始，深入而全面地發展。

如何才能稱之為對 Art Tech 的全面發展？他表達了自己的理解：「第一是大數據要做好，藝術大數據很重要，它包括城市電腦售票網絡、市民文化藝術消費模式等，大數據可幫助相關機構了解香港目前的市場情況，進而研究如何做大市場，如何可以具體為藝術家創造發展空間，而不是單純靠政府補貼；第二是香港的劇場、博物館等文化設施硬件要全面升級，包括設置無線網絡等，同時劇場的劇目管理需變革，因為人口老化問題，請人越來越難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是教育，這是香港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，因為不是由專家主導，也非常缺乏對藝術有理解的專業技術人員，在教育方面有根本性的缺憾。」

### 藝術教育缺乏專業主導

本地藝術教育中存在的缺憾難以一概而論，胡恩威以「藝術教育缺乏專業主導」來概括，「將藝術與科技結合並不難，只是需要掌握編碼和硬件方面的基本功，然後不斷地練習和實踐。即使科技的部分最後是由專業人員去完成，我們也需要理解他們是如何去做。這些都可以通過課程去學習，但香港現在的課程並不是為訓練學生同時掌握藝術和科技。」他肯定內地沿用至今的師徒制學習的重要作用，再以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的人才培養模式為例：「我們都是一邊學一邊做，而不是寫論文。做得好還是不好，都會先做出來再討論分析。而整個香港的藝術教育生態，鮮少會請教專家的意見，甚至購買設備時也是一樣。教育模式需要改革，想要將 Art Tech 產業化，必然需要更多的概念清晰、具集體意識的專業團隊，這樣才能做得大。」

學生的成長需要練習和實踐，練習和實踐則需要藝團資源的支持，藝團排練和演出則需要政府場地提供。「公園、體育館、科學園，甚至海洋公園，香港其實並不缺乏實踐 Art Tech 的場地，但需要康文署具體去落實這些事情。」萬丈高樓平地起，Art Tech 的發展亦是如此，基建是根本，教育則是磚瓦，也是吸引年輕人走進藝術世界的方式之一。但在這個的積累過程中，很多環節需長期投入卻未必能有即時成效，難以吸引投資。胡恩威笑稱，當年打造「進念舞台創新實驗室 Z Innovation Lab」，將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改裝成舞台技術實驗室，打破劇場使用模式，在實戰中探索、結合各種表演形式和科技的可能，這場實驗卻至今仍常被他人詬病在浪費場地和資源做一些「看不懂的東西」。但他們始終目標清晰，堅持做下去。

### 與大灣區合作共建大數據

香港發展 Art Tech 的視野其實可以更廣闊，胡恩威建議，香港藝術發展局 (ADC) 可與大灣區眾多科技公司合作，共建涵蓋藝術推廣、教育與科研的大數據平台與 App，再用不同招數吸引更多市民和學生成為 App 會員，「ADC 要做的事從來都不僅僅是撥款，而是思考如何給予藝術家更大的發展空間，例如邀請多些藝術家進入學校，或者提供工作室給他們創作，在這些方面制訂長期計劃，尋找更多新的機會推廣香港藝術。」

他提及，ADC 其實被賦予很大權力，可向政府提議藝術政策，在推動藝術發展的進程中處於重要位置，「ADC 不應該只有那麼少的資金，這些錢是要投資在藝術中，令社會更加有藝術氛圍，令藝術家在社會的地位有所提升。香港有很多默默耕耘的高手，有些已達至世界水平，但他們的生活環境依然惡劣，甚至沒有工作室。」他慨嘆，「香港的藝術家有表達的自由權，卻沒有發展權。」

把握官方至民間的發展契機，他冀望 Art Tech 成為促進港人思維「改革開放」的催化劑，治癒由「做藝術搵唔到食」觀念引發的「藝術恐懼症」；這也需要政府制定發展 Art Tech 的清晰策略，令香港藝術家擁有更多發展的機會，走得更快；在這種良性循環下，激盪社會各行各業的創意動能，增強香港在世界舞台的競爭力。



●《醫師杜煥》



●《天宮》



●進念與蘇黎世藝術大學的「Z/Z 雙子實驗室」實現雙城同步現場演出。

## 發揮 Art Tech 創意 資源錯配大件事

當科技新進展大幅改變藝術創作方式，「Art Tech」一詞逐漸進入大眾視野，舞台燈光設計師、技術顧問麥國輝笑言，過去十年，香港劇場和場地的更新及設備購置進程是循序漸進式，近兩年突然開始「核爆式」發展。作為「前線人員」他理應樂見其成，卻在參與諮詢後提出了更多的疑問：「政府有出力去推動 Art Tech 發展，劇場添置了新設備儀器，但這些設備是否適用於每一團使用者？負責操作儀器的技術人員是否也由劇場提供？這隊技術人員在前期創作和排練期間是否可以（和藝團）合作？若由劇團自行操作設備，是否會開辦相關培訓課程？此外，是否會考慮將部分資助直接開放予團體申請？」

### 冀建新設備建立培訓平台

麥國輝早於「進念舞台創新實驗室 Z Innovation Lab」創立伊始，便已投入 Art Tech 的不同主題實驗之中，從《天宮》、《爛大鼓》、《醫師杜煥》到今年的《心經即是巴哈》，從以電腦和影像控制燈光到嘗試 LED 燈，以影像代替燈光，利用四面鏡牆配合聲音及燈光等，他對每一次的實驗細節都記憶猶新，也在反覆思考如何用最精簡的物料和資源呈現最多元的效果，「我們團隊的同事已經很熟悉技術層面的處理方式，每一次新實驗都需要更好的硬件驅動呈現出更好的質素，平衡質素和預算才是最大的挑戰。」他說。

受政府資助及駐場香港文化中心，也有部分商界贊助和器材提供，作為香港 Art Tech 舞台實驗先行者的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，依舊捉襟見肘，前行得艱難。「很多內地的演出可能會做十場以上的巡演，但在香港我們的演出只做兩三場，但也需要請一隊舞台設計和技術人員，收支很難平衡。」麥國輝說，「我並不想用錢去衡量創意，但任何新的想法都需要資源配合去實現，香港有些團體不是不想做 Art Tech，而是沒有條件去做，沒有足夠的機會給本地團隊發揮及發展。」儘管還有很多疑問未有答案，但他喜見劇場新購器材將免費供租場團體使用，一定程度上為劇團縮減開支，他冀望政府將設立相關培訓課程和實踐平台，促舞台技術人員更好地適應及成長。



●麥國輝